

回家的路上，總有一河堤伴著深邃的夜空將我裹著行走。樹影幢幢，細流低語前來，幾顆星子掛在天邊，夜鷺屈身岩塊，蒼鷺挾水而翔，籠罩在我上頭的，是那一片漫漫、長遠將去，往那頭延伸，不斷延伸，一個沒有交集的黑，裏頭遂也轉換成內心浩瀚的安定。我開始對它吟唱，無思慮也無罣礙地吟詠內心的聲音，任憑風稍個樂音，前往沒有方向的去向。

甚麼是內心的聲音？

遙遠的彼端，可能是河的那端，可能是穹頂的那端，也可能是，心的這端，星子仍然一語不發，寧靜地閃著溫柔渺小的光亮，而我知道，它是廣袤的宇宙裡，曾經壯烈的存在。但我聽見，一個輕靈悅耳的聲音，雖然微弱，卻清脆明白，是藏鈴。

「我不要用…這一樣子(揮手一劃)講的方式，而是我用這樣敲的方式，將大家的專注力拉回，回到前面來，回到自己身上。」

那是個周六午後的表演三十六房，裏頭孕育鼓聲。老師寧靜的一敲，將大家喚回正確的位置。上頂中正，氣沉丹田，想像身體裡是流水，二十五個同一個屏氣凝神，將意念落在鼓面，開式，落腳，鼓棒輕巧觸於鼓面，立地，等待。當第一聲落下，我聽見，一個無垠齊聲，不只二十五倍的力量，共處一個流。而那鼓聲，或許早已流淌在內心，只是等待時機響起。

鼓聲將我帶到一個寒夜。那是個不平靜的夜晚，風吹凍每個鼻尖，斜雨漾下，操場的草坪上行立著樂旗隊，風雨越大，昂然挺立的樂音就益發嘹亮。教室裏頭，一如往常，是三兩自習讀書的同學們。突然，風將我抱起，抱的老高，我看見正在吹奏的這一樂章，就像兩條美麗而有氣勢的龍，在空中雙互纏繞，風頑皮的從門口進出，從窗子繞進，從我與同學間的空隙，從任何一個它能行走的小罅隙，無處不竄繞，無處不樂音，無處不是被一種無形的力量包圍著，此時的感動，言語顯得多餘。我不住地來到門外，將鼻尖用力地貼著窗子，呼出一口好冷好長卻也溫暖的氣，映在窗子，窗子上的他們，是鬥士。那一夜，是音樂將我銜接了去。

銜接這樣音樂的感動，我報名了心潮鼓手。心潮鼓手融合著法鼓山世界青年會的禪定、優人神鼓的武與鼓藝，期盼在社會中闢出一畦沃土，播下安定的種子。心潮，多麼好聽的名子。我只是著眼於音樂的拓展而去，其他的，包含任務，仍然遙遠。時光走過，三個月多的面試、條件篩選，剩下的是我們這二十五個來自不同地方、不同時空的人。

也本著不同動機來到木柵。猶記得第一堂課，大家仍然雀躍，面對未來半年多一起用鼓聲相處的夥伴，多感好奇，但一陣喧嘩後，承接而來的是一個安靜的人。面容平靜清亮，咬字緩而清楚，他告訴我們，握著鼓棒，要像一個生命般對待它。握緊，鳥兒會窒息；握鬆，鳥兒會遁走。持著鼓棒的手臂要與腋下保持一個飽滿的距離，彈性而不鎖死。接著大家生硬的開腳，面對大鼓，開始半年多的第一聲鼓聲，突然一片靜寂。耳朵似乎只剩靜寂，以及從沒有過的靜寂的澎湃，全身麻酥了起，原來鼓聲相合的聲音，是這麼好聽。全場他的眼神示意，從他的眸子裡望去，那樣澄澈，映照一池湖面，風平浪靜。即使有風路過，亦是撩撥後無痕。他被印度恆河揀去，恆河的風或許吹平了他，看見了生命孕育的河，有豐盛也有消逝，嚴謹觀照自己，念起，又念落，甚麼是「活在當下」。他那樣行者般的形象，在第一堂課，帶給我的盡是無聲的領導。打鼓完後的大家，都是無言的。

他稱呼自己為阿禪師傅。

後來我在一個春末有點燥熱的下午，與心潮鼓手們在大型戶外劇場觀看《金剛心》。阿禪師傅領著鼓隊，燒香祭天，與其說是信仰，我望見他時，是那麼由衷對生命的虔誠。時候一到，銅鑼響起，悠遠沉穩，寧靜的穿插，伴隨而來的是浩大卻又節制的開場。一排排的鼓，自信，卻又不嶄露頭角。我的心頭凝縮，靜靜看著舞台上上演的故事，又或者，甚麼是生命真實的故事。

「那天，我只是坐著，眼前出現許多個我。那天，我就只是坐著，眼前出現許許多多個我……。」鼓聲逼出，台上一個向生命問話的人，一個持劍的人觀看，一個認真的詢問，一個，玩世般訕笑，笑他們的執著。一個，在哭。

笑的人是誰？被笑的是誰？哭的又是誰？

持劍的人拋劍，換來的是駕馭全場的大法鼓。內心的紛亂全寫在鼓聲，及隨後紛亂停歇的穩重。

「以水入水、以光入光、以空取空、以金剛，取金剛。」

戛然而止，空氣瀰漫不尋常的靜謐。優人們平歇已離去的壯闊、已離去的情緒、已離去的故事，開始旋轉，已然不是表演，乃是深沉的肢體，透過蘇菲旋轉舞，透過神聖舞蹈，專注，專注後便是放掉自我、沒了自我。他們不是一個又一個鼓聲，非一個又一個肢體，他們是一群融化在一起，很有自信的生命。

因為不要駕馭，而生得自信。散場後的鼓面，曾經蓄勢待發，曾經平靜沉著，但已是消散過後的聲音，留下的是深刻的觸動著我，那對音樂的格局、那表演藝術的啟發、那對生活的想像、抑或生命的聲音。

優人神鼓，在自己的寧靜中打鼓。我望見的是人的孤獨與渺小，望見的是救贖與慈悲。

而今，想著當時因緣俱足而一起的二十五個來自不同時空的人們，靜靜地推著鼓前行，一起完成大家的鼓聲，而這樣的俱足又是多少的運氣？時常生活是移動中構成，又有多少歲月能夠單純的了解彼此？我們不停的移動，跟著眼前的關係奮鬥，隨即便是下一個關係。猶如河水，世界是流動的，任何一個變化皆自有理趣，即使常愚騃於精緻小巧的變動，即使常執著於人來人往，即使憤懣於世界不義，即使無法服從愛與身體的慾望，即使常常想望過去。提醒自己，河水般的鬆柔，猶如打鼓賦予給我的另一個禮物，「要鬆，不要散」。不要想著駕馭，但也別零散無章法，也唯有不是駕馭著鼓棒，才能擊出力道有深度的法鼓。

我知道，即使曾經理解的一句話，一個詩詞，有多少的事情的堆疊後，那些話語也只是曾經駐足。就像那些鼓聲，曾經那麼熟稔的鼓曲，再一次敲擊它，仍然全新。但是那樣的全新，不耽溺激情，或許能提供些機會去知悉事情的全貌，去理解不偏離、煥然一新的自己。

「因為無常，我們常常沮喪、常常怨尤，但也因為無常，我們才有些希望。」

心如潮水的波動，被吹拂了，自又有另一個生命撫平它。

(攝影：法鼓山青年院提供)